书　　名　新语文拓展读本（五年级上学期）（配国标苏教版）
编 著 者　本书编委会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0998664　传真　（0532）85814750
责任编辑　刘海波　张　岩
责任校对　张　涛　　电话　（0532）80998789
封面设计　昃旭红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出版日期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787mm×1092mm）
印　　张　11.5
字　　数　1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4284-3
定　　价　11.5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 委 会

主　　编：李家栋

副 主 编：丁华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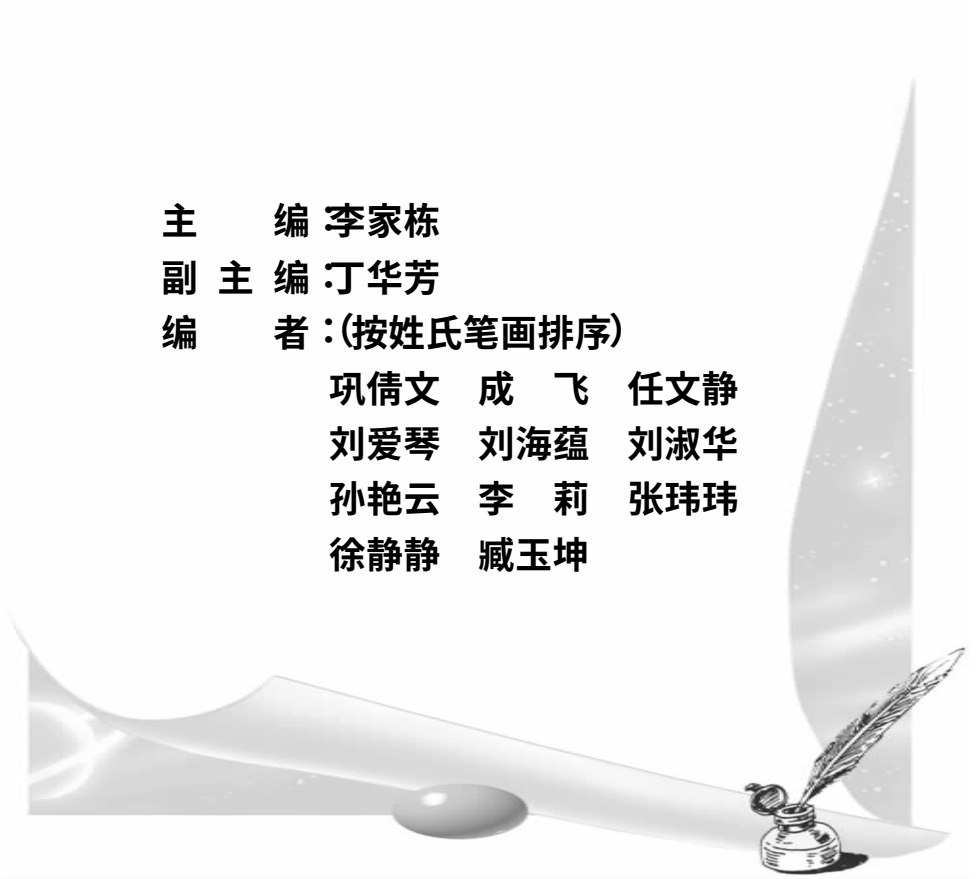
编　　者：(按姓氏笔画排序)

巩倩文　成　飞　任文静

刘爱琴　刘海蕴　刘淑华

孙艳云　李　莉　张玮玮

徐静静　臧玉坤



目　录

古诗两首 …… (1)

灯光 …… (3)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 (8)

我的老师 …… (12)

再塑生命 …… (15)

要知道感恩 …… (18)

谢谢老师 …… (21)

快乐驿站一 …… (23)

古诗两首 …… (24)

螳螂（节选） …… (26)

枯叶蝴蝶 …… (31)

牵牛花 …… (33)

花颈鸽（节选） …… (36)

水面“电报”的收发员 …… (38)

快乐驿站二 …… (41)

古诗两首 …… (43)

变幻多彩的地球 …… (45)
大自然与人类的心灵 …… (48)
明天的寓言 …… (50)
最后一块净土 …… (53)
最后一只藏羚羊 …… (56)
快乐驿站三 …… (59)

古诗文两则 …… (61)

成语故事三则 …… (63)
黄帝战蚩尤 …… (67)
李贺的锦囊 …… (70)
中国寓言三则 …… (72)
外国寓言三则 …… (74)
快乐驿站四 …… (77)

古诗两首 …… (79)

孔子的故事 …… (81)
大画家齐白石 …… (84)
诗人应该歌颂您 …… (86)
王光美最后一揖 …… (89)
祖父托尔斯泰的葬礼 …… (92)
快乐驿站五 …… (94)

古诗两首 …… (96)

济南的秋天 …… (98)
张家界 …… (101)
壶口的黄河 …… (104)
尼亚加拉大瀑布 …… (107)
天山景物记(节选) …… (110)
快乐驿站六 …… (112)

古诗两首 …… (114)

毛泽东让他管天 …… (116)
邂逅霍金 …… (119)
毕昇活字印刷的故事 …… (121)
达尔文探索生物链 …… (124)
创新无止境 …… (125)
火箭总设计师速写像 …… (128)
快乐驿站七 …… (133)

宋词两首 …… (134)

空城计 …… (136)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 (139)
美猴王 …… (143)
季遐年 …… (146)
帕多瓦的爱国少年 …… (149)
桃花潭水深千尺 …… (151)
快乐驿站八 …… (1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诗两首 …… (155)

元宵之夜 …… (157)

端午日 …… (160)

说话就到中秋了 …… (162)

中秋夜 …… (165)

中国结 …… (167)

清明节插柳的风俗 …… (169)

快乐驿站九 …… (172)

古诗两首

己亥[1]杂诗

[清]龚自珍[2]

浩荡[3]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4]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注释】

① 己亥 我国古代用天干地支法来标记年月，诗中指1839年。

② 龚(gōng)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字璱人，浙江仁和(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他目睹了清王朝的昏庸腐朽，认为清王朝是“衰世”。他屡试不第，三十八岁才中进士，只做了几任小京官，后辞官。在政治上，他反对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专制，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是近代改良主义的先驱者。他的诗气势磅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1839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接眷属，在南北往返途中，写下了短诗三百一十五首，题为《己亥杂诗》。本诗是其中第五首，写他被迫辞官，离开北京时所抒发的感想。

③ 浩荡 本指水势浩大，在这里喻“愁”。

④ 落红 本指脱离花枝的花，这里是作者辞官归乡时的自比。

【大意】

在无边无际的离愁中，眼看夕阳又西下了。自己离开京师回南方，马鞭东指，从此便同朝廷远隔。落花并不是无情的东西，它怀恋大自然，即使萎落尘埃，也要化作春泥，护佑新花生长。

作者以落花自比，寄托了要培植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竭尽全力的壮志情怀。



苔

[清]袁　枚①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② 花如米小，亦学牡丹开。

【注释】

①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清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卒于嘉庆二年，享年八十二岁。

袁枚的作品透露出很强的哲理性，对后人有着很大的启示，如“名将不两代，文人无世家”、“书非借不能读也”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② 苔：苔藓，低级植物，多生于阴暗潮湿之处。

【大意】

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青春生机也会到来，青苔上开的小花可能像米粒一般微小，但是也要开出牡丹的气质来。

灯　　光

韩少华

我曾在深山间和陋巷里夜行。夜色中，有时候连星光也不见。无论是山怀深处，还是小巷子的尽头，只要能瞥见一点灯光，哪怕它是昏黄的，微弱的，也都会立时给我以光明、温暖、振奋。

如果说，人生也如远行，那么，在我蒙昧的和困惑的时日里，让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一位师长的窗内的灯光。

记得那是抗战胜利，美国“救济物资”满天飞的时候。有人得了件美制花衬衫，就套在身上，招摇过市。这种物资也被弄到了我当时就读的北平市虎坊桥小学里来。我曾在我的国语老师崔书府先生宿舍里，看见旧茶几底板上，放着一听加利福尼亚[①]产的牛奶粉。当时我望望形容消瘦的崔老师，不觉想到，他还真的需要一点滋补呢……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里面抄下来了冰心先生《往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作文本发下来，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我虽很得意，却又有点儿不安。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竟无一处不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得意，从我心里跑光了，剩下的只有不安。直到回家吃罢晚饭，一直觉得坐卧难安。我穿过后园，从角门溜到街上，衣袋里自然揣着那有点像“赃物”的作文簿。一路小跑，来到校门前——一推，“咿呀”了一声，还好，门没有上闩（shuān）。我侧身进了校门，悄悄踏过满院里古槐树上洒落的浓重的阴影，曲曲折折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里。那就是住校老师们的宿舍了。

① 加利福尼亚：美国的一个州名。

透过浓黑的树影，我看到了那样一点亮光——昏黄，微弱，从一扇小小的窗根内浸了出来。我知道，崔老师就在那窗内的一盏油灯前做着他的事情——当时，停电是常事，油灯自然不能少。我迎着那点灯光，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那门前的青石台阶，终于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至裂了缝的房门——

笃、笃、笃……

“进来。”老师的声音，低而弱。

等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三展桌旁，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觉得出老师是在边打量我，边放下手里的笔，随之缓缓地问道：

“这么晚了，不在家里复习功课，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

我低着头，没敢吭声，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簿，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头低得更深了，只好嗫（niè）嚅（rú）嚅地说：

“这、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您还给画了红圈儿，我骗、骗……”

老师没等我说完，一笑，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由靠后墙那架线装的和铅印的书丛中，随手一抽，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

还能说什么呢？老师都知道了，可为什么……

“怎么，你是不是想：抄了名家的句子，是之谓‘抄袭’、‘剽窃’，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

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心里略松快了些，只得点了点头。

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好像并不急于了（liǎo）却那桩作文簿上的公案，却抽出一支“哈德门”牌香烟，默默地点燃了，吸着，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融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那铺垫单薄的独卧板铺，粲然一笑，训教里不无怜爱地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总站着干什么？那边坐！”

我只得从命，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

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老师才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

“我问你，你自幼开口学话是跟谁学的？”

“跟……跟我的奶妈妈。”我怯生生地答道。

“奶妈妈？哦，奶母也是母亲。”老师手中的香烟只举着，烟袅袅上升，“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

“可、可我这是写作文呀！”

“可你也是孩子呀！”老师望着我，缓缓归了座，见我已略抬起头，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簿，接着说，“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笔头上学做文章，就不要模仿了么？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也就算是个好孩子了……”这时候，不知我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更斗胆抢过话头，问道：

“那，那我这篇作文呢？”

“学童习文，得人一字之教，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你仿了谁的文章，自己心里老老实实地认人家做老师，不就很好了么？模仿无罪。学生效仿老师，谈何‘剽窃’！”

我的心，着着实实地定了下来，却又着着实实地激动了起来。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niù）吧，我竟反诘（jié）起自己的老师：

“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圈呀！”

老师却默然微笑，掐（qiā）灭手中的香烟，向椅背微靠了靠，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只望着那本作文簿，缓声轻语着：

“从你这篇文章看，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串下来，不生硬，就足见你并不是图省力硬搬的了。要知道，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那么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么——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你看这里！”

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簿，指着结尾一段。那确实是我绞

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章来……读罢，老师微侧过脸，嘴角含着一丝狡黠(xiá)的笑意说：

“这几句么，我看，就是你从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这样的文章，哪怕它还嫩气得很，也值得给它加上双圈！”

我双手接过作文簿，正要告辞，忽见一个人，不打招呼，推门而入。他好像是那位新调来的“训育员”：平时总是金丝眼镜，毛哔(bì)叽(jī)[①]中山服，面色更是光鲜红润。现在，他披着件外衣，拖着双旧鞋，手里拿个搪瓷盖杯，对崔老师笑笑说：“开水，你这里……”

“有。”崔老师起身，从茶几上拿起暖水瓶给他斟了大半杯，又指了指茶几底板上的“加利福尼亚”，笑眯眯地看了来人一眼，“这个，还要么？”

“呃……那就麻烦你了。”

等老师把那位不速之客打发得含笑而去之后，我望着老师憔悴的面容，禁不住脱口问道：

“您为什么不留着自己喝？您看您……”

老师默默地，没有就座，高高的身影印在身后那灰白的墙壁上，轮廓分明，凝然不动。只听他用低而弱的语气，缓缓地说道：“还是母亲的奶，最养人……”

我好像没有听懂，又好像不是完全不懂。仰望着灯影里的老师，仰望着他那苍白的脸色，憔悴的面容，又瞥了瞥那个被弃置在底板上的奶粉盒，我好像懂了许多，又好像还有许多、许多没有懂……

半年以后，我告别母校，升入了当时的北平二中。当我拿着入中学第一本作文簿，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我心中是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的，因为，那簿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

① 哔叽 密度比较小的斜纹的毛织品。

愣在了那小小的窗前……听一位住校老师说，崔老师因患肺结核，住进了红十字会办的一所慈善医院。

临离去之前，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灯罩上蒙着灰尘。灯盏里的油，几乎熬干了……

时光过去了近四十年。在人生的长途中，我确曾经历过荒山的凶险和陋巷的幽曲，而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点灯光，就会猛地想起我的老师窗内的那盏灯，那熬了自己的生命，也要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在北京口授于病榻上

相关链接

韩少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3 年秋生于北京，作品结集有《韩少华散文选》、《暖晴》、《碧水悠悠》等。本文选自《韩少华散文选》。此文系 1983 年 9 月 16 日，作者五十岁生日那天，因心房纤维震颤症复发，卧病在床，学生张继缅来访，由作者口授，经他笔录而成的。

日积月累

说说下列词语有什么特点，再照样子写两个。

嗫嚅嚅嚅　曲曲折折　_____　_____

沾沾自喜　袅袅上升　_____　_____

快乐体验

作者回忆难忘的小学老师却以“灯光”为题。请标出文中描写灯光的句子，体会作者借物抒情的表达方法。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梁实秋

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睛，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簪。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

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公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子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

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还是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朗朗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相关链接

梁实秋（1903—1987），学名梁治华，字实秋，浙江余杭人，现代作家、翻译家。他的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晚年怀念故人、思恋故土的散文更写得深沉浓郁，感人至深。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在描绘了国文老师的古怪相貌、孤僻脾性的同时，又写出了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